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十五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監生臣南光斌

騰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五

宋 呂南公 撰

書

上曾龍圖書

知府學士閣下某南城之東野寒人少時自慮其智力
蹇薄不足以參農商工技下風故妄意於文學蓋十五
而讀書二十而思義以為文者言詞之大美以天地之
化四時之運人物之成世古今之無窮其間變故顯幽

治亂盛衰賢愚勸戒一切藉文而後經遠其所關繫如此雖古之人處之以力行之餘事然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也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所見既爾故自唐虞至於近代經子史集說解志載聞無不求得無不讀若是者數年於是探索短長補綴同異隱以心靈之所明嘗奮筆而書之所獲多矣猶未敢遽以為至也益取古之作者所成反復熟爛之期於合似而止盖年三十餘矣其所造詣粗

若有就而遭值時變當路者以能文為賤工方且推崇
馬融王肅許慎之事業以風塲屋而剽章掠句補拆臨
摹之藝藹然大行以韓柳之顯傳宜已不可掩然而後
生脫畧往往輕之况於未顯傳者其何以露鋒而出彩
君子之道有得於中則外之貴賤無以損益於我也則
某於今豈有所歎而若有焉何也竊以自古文學之興
其人之所出隆污不一然其必有合比也有大過人者
立乎世則相望而宗師之孔孟之門是已世無大過人

者猶有以致交遊之樂建安七子梁府十友與夫蘭臺之聚烏衣之游是已近觀李唐文最盛於元和而退之所與一時文士畢在相讜之地若張籍歐陽行周東南之羈人賈島劉義朔北之異類而皆收拾引掖使至有聞而况勢迹之親者士患無所有而已不患無所依歸惟此時為然國朝文先有柳仲塗倡率吹噓預其曹者各有聲實慶歷以後有歐陽永叔而閣下為之流亞海內諸生出入門牆倚賴輝澤者凡不知其幾人矣夫生

而知學與學而有文皆離倫之效以某之不敏亦何敢
以此自張然方之今昔得所合比之徒以不辱其後塵
今乃孤行獨息若無所容則其所以有歎歟仲塗歐陽
聞而知之者也惟閣下之命世可以見而知之而攀援
仰望又幸有今日之密邇此其所以願於納謁也夫中
國之有江西而江西之有洪府其位任亦重矣人莫不
知趨重位希貴勢而某十年之間七八過洪未嘗納謁
於府門非不能也則今日之願拜光儀不為省閣之官

牧伯之權而來也伏惟賜亮謹獻雜文一卷幸垂覽焉

答李講師書

前辱見過又示以周易餘義五十篇翻讀竟快欣喜不能自停老丈之得志於經功效固自不淺以某之不肖知識謬陋何足以快晴曉於此耶多幸多幸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始先於求言言之不敢先求則所以學者特岌岌乎師心而已矣蓋嘗以為使天下而世有聖人則易雖不作迺無不可使天下而世多賢人則易之傳

解復誰倚賴何者道可以心行故也今惟世數不幸每
希乏於聖賢而學諸生又動拘率而按道於文字之間
宜其易惑而難通也奈何世而無經學而無傳斯不可
已且夫道非出於聖人也蓋其用亦明於聖人耳是故
資道以作經資道以作經於聖人乎何有而紛紛之徒
迺欲拜經以為道毋此其所以駭貽於經之所言歟孔
孟以前學者不務傳經以見道鮮至於疑惑由漢以後
傳經之士相望而道益不明豈其經不可以傳耶有心

不師而無言不疑故亦自困於狂而已矣何由見道夫道之所以為易也以無為本而經之所以為易則文有以助於無道一而言之二焉豈得已哉修乎教而已矣然而未始不一也起意於先而立言於有是非一耶得意於言而忘意於道是非一耶人能知夫一之二而二之一則是不足以明之又况於駘眊乎其言哉唯夫知此者寡是故苟有以知之則宜蒙敬慕昔者某嘗讀漢以來眾家傳易之書矣方讀之時或笑其狂或怒其恣

或悲其暗及其久矣則遂以為不足煩吾笑怒與悲焉
因輒忘之乃中心所以敬慕而有加無損者王韓氏而
止耳為其能知一之二而二之一故也他人未及知此
則雖千百其徒何能為易之軒輊乎聽其自暗自狂自
恣可也故天下業不可以無經則衆家之書作與不作
存與不存皆不足論若王韓氏則不可容易視之讀王
韓氏書而尚不悟易則終不足以學易矣易且不足與
學其又可與行道歟觀餘義之所申知老丈之所以設

心展才當亦為此方之衆家有不愧處至於未免排斥
王韓則為難允老文豈欲求異於經家耶將以行道而
廢經則異不必求也又世所傳子夏學者亦嘗讀之蓋
借名甚高而持論特卑者疑其漢儒詐託果誠出於卜
氏則不已辱孔門哉彼穎達則唇舌家之役徒耳何足
叅涉然餘義所非往往并及若輩如今譬擬於王韓似
亦不倫也成人與成人談於堂上而先生或未是之即
駭孺子戲於堂下而謬言焉又何足怪願老文嘗試察

之

與饒元禮論史書

借示十國志已略讀終篇此苟作之書也得在元禮藏
中何其優幸試為左右說其不足收之略蓋史之作以
才過人為主其法必合於春秋然後當司馬遷為史不
甚合春秋然而號稱最良者其才高也班固之才不及
遷而措置謹密則過之故亦配遷流傳范曄以下卑乎
陋矣陳壽以史為志論者或謂之善以余觀之猶為未

盡何者三國皆漢盜而曹操先篡無以服人心是以袁
劉諸人睚眦競起其事與戰國無異不當以秦為宜傳
周也况曹氏威強比秦不侔遠甚然則壽以史為志者
猶言三國不足以優劣姑並記其事云爾雖然壽何知
春秋之法哉春秋雖據魯為內而尊王之外未嘗謂諸
國為盜賊亦書某師某人而已壽以魏為紀吳蜀則不
為紀而其次第則以建號之先後列之雖不類據魯為
內之體然猶無害至敘魏事則往往名權備又書吳賊

蜀寇此無謂也若以曹氏為宜傳漢則是王莽亦無罪乎春秋之意壽固不足以知之且其才又弱則其為書不盡善也固宜李延壽為北史各自標建無姓名賊寇之誤其叙事才致亦優於壽此粗可也魏徵劉昫之徒皆壽之罪人日者唐書遭會歐陽諸公商畧法度其措置文采遂與班馬爭路可見吾宋文學之盛高映累古矣前年初讀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劉昫之謬思見歐陽公所修書而無由得不知永叔如何處五代之亂也

大概十國之事皆如孫權劉備而五代則曹操司馬懿耳但漢末天下為三故吳蜀之勢視魏為弱魏力固勝吳蜀也唐末以天下為十則五代之力弱於魏而十國之弱又可知故力足則與汴洛相持淮南兩川是也力不足則偽辭聘貢廣南閩越是也力最不足則苟占地利借臣幸活荆潭是也吾以為使孔子記此書不過以五代為魯耳必不謂十國為盜也蓋曹操之謀篡也非不欲速也以其天下未易服故隱忍而俟之若當時無

吳蜀表劉則建安以後無漢歷矣然則吳蜀非願盜漢
因魏之篡而自度不能臣事之故不獲已而成國也十
國之亂何以異之黃巢之後唐力不振而朱溫首懷曹
魏之心何嫌英雄不服乎蓋如桓玄侯景安史勛巢然
後謂之盜十國豈類此乎永叔書未可見然使不能辨
此則未免不合於春秋鄙哉十國之苟作也其文不及
居正其標建不及陳壽扶僊強行而已矣書此國之事
則皆知稱我而其君則姓名之又以盜賊名彼國至於

書彼國則又以盜賊名此國此噂沓背憎之人耳司馬遷所謂世家者謂其諸傳世有家也其體與近世實錄同今為十國世家又為列傳此何等法蓋十二諸侯有因上世得封者有因中世亂而盜國者方其稱公亦書公稱王亦書王稱帝亦書帝所以不沒其實與春秋所書諸侯皆稱公同意然春秋生不名唯死一名之葬復稱公此孔子之深旨司馬遷於世家名次其爵蓋春秋有傳世家無外傳不得不然今乃題某地某人世家而

首尾則又姓名其人甚矣其無識也彼既建號改年廟
祖宗陵墳墓矣而猶謂之衆民乎若以其亂可貶則春
秋戰國非不亂孔子司馬遷非不知貶也其餘措置文
采一無所取而世或傳之疑好事者欲見事迹故爾雖
然此書事迹蓋略矣嘗以吳錄江南錄江南別錄江南
野錄等書校此吳蜀二志可見其略天下大定錄固略
然此書往往遺其所載今新唐書楊行密傳最有功凡
行密之善可道者畢載於篇中又於京師見永叔所作

錢鏐傳亦甚核詳蓋永叔多收野史記傳而去取從容也但不知永叔書盡載十國君臣事迹果否不盡載則又未免闕遺矣春秋之法要當一肆吾力但猶俟盡見永叔書乃為之吾能論其措置不疑其文采也元禮博學好書且廣收藏異日不怠則修選之功當靖共之自今可訪索十國野史記傳庶幾獲廣記備言之益此外未須議某不日南行矣經過當面見馳此故不宣幸幸

察幸察

啓

上知縣啓

伏以執事才力優長而屈於一邑一邑之人情物宜固已無所不照若乃原田之沃瘠閭比之蕃耗陂澤之涸盈山林之童茂工之良窳商之通滯農之勤惰士之賢不肖皆莫逃於政術之中而某之事業實在辭學下風謂之賢則或不足謂之不肖則太妄蓋亦執事之所有以處之矣夫未仕而交際於諸侯非盛古之禮意然而

世變已久則違衆不足以為高也視今無事於造請之人唯不能學與未嘗學而杜門者或願之耳而某區區之姓名猶未免於舉子科防則非杜門之時也非其時而不見其所可見則旁口將傲慢之相傷是故不得不畏雖然使某必進執事之門乎徒上謁則庸衆常為之徒贖書則懷假倩之疑畏傲慢之謗而得紛紛之疑益非善計故當少露文業以致夫賢不肖之情狀謹獻雜體詩文一編雖未足以究平生之所長然而細流土壤

可占其高深之萬一伏惟探鉅餘閒嘗賜披覽亦以驗其非偶然而前者也

代人上知府待制啓

伏審知府待制抗章天陛得郡海濱辭南昌之要藩就東牟之外地有將相之業而不謀事任當風雲之會而樂處寬閒此盛德之難攀維羣心之所服恭以知府待制懿文經國鴻藻挾天溫溫大德之基慥慥中庸之器早軒翔於冊府實表映於書林獻可納言簡在之心屢

沃出藩入侍具瞻之望良高仁宗以獎拔未終今聖以
知聞亟委魏舒領袖上目送以為榮和嶠棟梁衆神伏
而咸待一昨鎮臨遐徼安集殊氓垂全文武之勲俄被
均勞之命蓋許國雖堅於志而成功亦在於天矧眷注
之方隆竚登延之非晚豈繫千里能滯真賢仰祈撫字
之餘茂養保調之福某欽風有日拜德無階側聆旌戟
之臨遙深桑梓之慶限紆銅墨阻侍堂皇卑情無任悚
息依歸之至

為人謝舉知啓

學者入官所以行道於世君子薦士所以報上之恩蓋將成天下之公非止遂匹夫之獲惟其事出而弊見故有名豐而實凶求之者無慎終如始之思引之者有深情厚貌之患賢若葛亮而虧明於馬謖勇若魏勃而取誚於灌嬰豈徒乖立事之奉期又起稱人之深戒大者有是下馬可知嘗觀艱棘於來今固已倍蓰於治古夫合衆人之性行而責在上之畢照用此日之保任而

定終身之不愆熟而思之既自難矣而况員以歲限例將法繩願惟所借之私信乃不輕之務向非富有於德業何足承蒙於品題以某甚愚於人不逮幼為待試之末藝晚得徒勞之小官方茲效莅職之勤詎敢望當途之援不虞遭值亦預褒揚此蓋伏遇運判明公豈弟存心寬平遇物深為國簡才之念切視人如己之思茂惟采菲之仁曲成推轂之賜敢不凌兢教意循服官箴庶幾尺寸之長不負高明之舉

為人謝舉知啓

君子所謹莫大乎進身人臣之能尤見於知士士未嘗無而知或不至身孰不愛而進或非夫惟難能所以發則哲之慚而不謹亦以取自輕之累賢者之論由是觀大臣之遠近先王之治所以考碩德之偽真蓋義命未盡則窮達易迷其初志尚不齊則賞拔各從其類究觀世道之既薄鮮見掄才之克明惟自逞其私心遂不符乎公議言行由是而相戾抑揚以此而多虛以宗元之

俊而詒誚於叔文以房瑄之器而銷聲於劉秩故獎鑒
之得失繫虧全之始終深惟古今何間上下若某之鄙
趨時實踈偶從祿仕之下風叨蒞刑書之末局依明公
之敏政懼不肖之瘵官蚤暮凌兢憂未逃於責察智能
寡拙敢非望於提携熟知天幸之來輒預幕僚之舉以
幾曠之職而免簡書之悚畏以最下之才而荷賢德之
甄收恩輝甚洪物議更駭嘿循涯分豈乏階緣此蓋伏
遇知郡郎中樂易存心寬平待下不以己長而棄人之

短不以已備而責人之周譬如匠石之於山豈刊焚於
樸檉亦類治師之於器各順任其埏鎔故使孱頑亦邀
題飾敢不激昂學植祇服官箴使高明無過舉之譏而
愚陋近立身之域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六

宋 呂南公 撰

傳

重修韓退之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三歲而孤養于從兄嫂自知
讀書日記數千言二十五登進士第再試博學宏詞不
中三上宰相書激昂無所合鄭餘慶頗稱之稍漸有聞
董晉鎮汴州辟為推官晉卒又為徐州張建封推官一

府言其鯁亮歲餘入補四門博士俄遷監察御史上疏
論宰相不專機務天旱人饑官不矜卹官市罔民德宗
怒貶連州陽山令東南學士多往師之順宗即位大赦
移江陵法曹元和元年召為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
為真改都官員外郎歷河南令遷職方以使事過華州
會刺史趙昌劾奏華陰令柳澗前坐法為刺史闔濟美
請停任未報而濟美罷澗教民遮濟美索軍頓役錢為
挾怨逞私謫澗房州司馬愈上疏言昌濟美刺史相黨

宜有辨白詔遣御史李宗奭即訊得澗贓狀以聞再貶
澗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自以才高屢蒙擯絀作進
學解以歎其窮宰相見而憐之以為比部郎中史館修
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言事者指愈在江陵日
謫事節度使裴均均子鏐無狀愈為文而餞之是時宰
相方與中丞裴度計議伐蔡不同而愈嘗獻計於朝稍
與度合於是用譽鏐事罷愈為太子右庶子及度宣慰
淮西秦愈行軍司馬愈請先走汴說韓弘協力蔡平遷

愈刑部侍郎十四年詔使迎佛骨至自鳳翔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以下奔赴頂謁爭委珍貨至灼體膚以為供養愈惡之上疏歷陳黃帝至周穆王十三君壽高者餘百歲少亦七八十天下未有佛也自漢明世有佛而人君壽數益促唯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而國亂身飢死不足依循請以所迎付之焚溺疏入憲宗大怒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言愈誠狂訐然究其心實忠款宜蒙寬貸時百官多為愈請雖戚里諸貴亦以為言乃

貶潮州刺史到官上表陳謝痛自咎責恐老死瘴海不
得重望闕廷無以罄竭平生所善文辭以述太平功績
昭示無窮憲宗覽表語宰相愈固愛君惟犯易耳皇甫
鎛忌愈介直遽言愈狂踈且當稍移乃授袁州刺史明
年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之亂牛元翼被圍
詔愈宣撫衆為危之既行穆宗亦悔追詔許愈度事從
宜毋必入王廷湊聞愈至嚴兵以待謝曰適為紛紜諸
甲卒爾愈大言曰天子以公有雄材故以節授公何意

乃與賊反耶奮而應者曰先太師擊朱滔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而以賊見名愈曰汝乃記太師乎當知安
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家各有世食已乎田公以魏博
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旄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汝
等聞之矣曰田公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汝等已害之
又殘其家復何道衆稍謹廷湊慮其變麾使去因謂愈
曰今欲廷湊何如愈曰神策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
顧大體不可棄而公久圍之何也廷湊請即出之會元

翼突圍去遂不追愈還奏穆宗大悅轉愈吏部侍郎李
逢吉欲逐李紳以愈紳俱褊忿可激乃除紳中丞而薦
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勿臺參紳果奏論與愈
交刺有詔兩罷愈為兵部侍郎紳觀察江西辭見泣訴
得留愈亦復為吏部長慶四年八月以疾免十二月卒
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集四十卷愈善與人
交不以窮達易情最喜延譽朋類專容其短後進經愈
指授往往成名存撫內外孤遺始終一意其為文自視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不錄班固已下而世不敢
不服也愈在潮州聞其俗苦惡溪鱷魚食人畜無藝乃
投羊豕以文告約三日不遠徙即以勁弓毒矢從事是
夕風雷起溪中魚徙六十里自此溪涸民無患以為愈
誠格所致

論曰東漢至于元和學士辭章日以衰落敷宣叙述僅
就而已隻字適安篇句偶全世以文士許之矣唯愈暢
達雄渾峻麗嚴明肆之不踰約之不迫脫去凡近且趨

作者之奧落筆擅美出口同書下視秦漢以來儼無愧
色雖或襍出譏笑而其歸致猶與荀况相如並駕方軌
後世雖有追踵愈不可過也盛哉文乎人不稱於耕耨
而名農不善於通貿而名商婦人豎子知其忝冒可羞
至於文不足乎言獨非學士之羞歟愈文蓋高亦免羞
而已矣惟其未免者衆故可貴使愈當詩書之代其能
獨步乎哉昔者水土失序大禹平之同宅滌陂迹在羣
目功不待贊而孟軻好辯排墨闢楊愈以為功與禹侔

夫行之與言難易孰若水害去矣而為我兼愛之風千載煽蕩天下偃靡然則愈之區區攘斥佛老思以追躐孟氏其氣則強其功烈異於禹亦明矣唐之人前乎愈則傅奕果於言後乎愈則李德裕果於行其於佛氏未有以搖而藥之世不咨傅奕李德裕而愈之推則組染勝者帛價聞故也愈之於學明仁義以守教者也議不出入故醇文不襲蹈故高夫如是足以為愈今之論者乃曰愈不知道德然則必若柳宗元劉禹錫涉畧元幻

乃為知道德歟愈文既多固無不工者其間有補典訓如豐陵行謝自然詩孝千墓誌諱辯師說喪服議等書皆人倫之藥石也

元祐初內相陳公繹謫守建昌嘗病新舊唐史載韓退之列傳一意褒拂頗乏抑揚因屬灌園先生稍加筆削將以聞于上先生承命芟夷曼衍著為確論果出二書意表內相覽之擊節稱賞函以副呈文昭曾公肇文昭亦歆豔歎羨復援紫微兄肇之言謂吾鄉

姑山之秀宜世不乏人惜乎乙夜之觀未達而陳公
被命易守灌園隨亦棄世故前此板行灌園集偶遺
此文今得善本於其子郁家用刻于集終以廣其傳
紹興癸酉冬十月既望天台奉祠蔡延世謹題

孫甫傳

甫博學強記最熟唐書準荀悅撰唐記三十篇衆咨其
該要范仲淹薦甫可任館殿遂為校理久之鬱鬱不適
白宰相求外官文彥博少時師事甫於是參知政事為

甫從容言朝廷待君異常流幸少安之俄用為三司副使甫對彥博吁悵曰朝廷見待不同乃以此耶吾宜去矣願知陝州彥博曰學士資望出人陝何足得但外戚有先求此郡者政府已可之矣甫曰政甫固以吾為不若外戚乎何必陝哉取次一麾吾去矣得鄧州而行范仲淹守杭甫為二浙轉運使仲淹禮貌殊厚甫每不快謂人曰希文為不知甫則嘗薦甫於上矣希文而知甫則樽酒道舊必使俗物參同非美意也嘗至仲淹書閣

見其親為尺牘甚多甫曰何事於此仲淹曰疇昔單平
游分今日不欲棄絕且禮無不酬故爾牽勉甫曰已矣
公知不忘南都教授時交際情地則足矣自公官達則
相於者皆佞人挾詐圖私何足報復論者以仲淹甫語
皆得理詣甫為人清率平居對客縱論忘景晷之遷屢掀
幘頭搔其癢髮鬆然被面不加修正也陳繹為西京留
守推官過甫叙別甫欣然接膝自酉及子語纔罷乃謝
曰家人病無能具酒者謂君非舖啜徒亦不自欺也天

明不設飯自錄小詩送行而已彥博既顯甫常少之與人語及必引袖掩面曰天下可羞誰若文十四者乎遭時得君其景迹乃爾辱吾道甚矣嘉祐二年甫卒官止兵部員外郎

贊曰德尚容而心戒褊修性之通義也然容之敝常以和易至乎卑污而褊者雖難與並為要之不違乎清直故君子之道不幸而不足則與其污也寧褊何可忽哉陳繹曰慶厯時文學士如甫者多矣至於允蹈耿耿不

肯毫髮苟合於世未見如甫者也

頌

靜惠處士祠前芝草頌

并引

萬物一氣而無醜好昔人之論蓋已至高必該徧而說之則物與人俱育於覆載中間而後事生焉則美惡存乎事存乎人而物每因之豈偶然哉古書瑞應何限互出所見以為說唯君子為能考之以其時與其人故無迂

蔽之失也。蹒蹒乎堯庭，師師乎魯郊。按此足以知麟鳳乎？非邪？宋元豐元年，邛州靜惠李處士祠前紫芝生於盤石上，大如雙筮。蜀人嗟異，以為高潔之應，故繪圖而傳之。五年傳至江西建昌之東野人，實寓目焉。想繹徘徊曰：果哉！說之可矣。夫厚而升氣，以為和者，土也。而靜為之德，石者土之英，其質磐則安乎？靜之至也，毓乎秀而不可必致者，芝也。其事

似夫賢人其味澤足以養人則似德惠今芝
生不于土而于石則潔其本而遠離塵雜者
也處士之賢不繫乎芝之有無而適有之所
謂因之也余故說之如此所謂考之也蓋賢
非處士則芝雖大於車蓋秀乎千仞之冢其
孰能美之處士之心迹宜有史氏為之述今
芝有圖則其曾孫宣義君文能誌之野人方
為之頌焉所以勤勤於說釋賢德也頌曰

有偉其英自天發之孰被孰嗟于此貞石載耀彩澤延
昌秀本用晦之章協矣其祥子孫維顯揚之

錢鄧州不燒楮銀頌

嗚呼士誠知修耶內不欺諸已外不欺諸人可謂修已
已嗚呼士誠有立耶上不愧於天下不忤於地中不負
於神可謂士君子已凡唯知修至於可立而不欺不愧
者其備如此雖天地神明我斯天地神明已豈又卹卹
於諸餘哉世衰道隱士心險惑稔匿自危則區區於禍

福以壯其毒聞古之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
假之以請禱禳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
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肅肅鄧州唯道之繇識超超於
衆謬行不徇於時流孰巫祝之足因而禧祥之苟求盖
清修而不媿則萬福之來酬是何楮錕之不然而名位
之優優嗚呼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誰其嗣之宋有人猗

贊

廬陵徐俊和畫像贊

并引

廬陵徐俊和巡檢于南城之石陂元豐四年
秋九月秩滿其所部百卒謀曰異時我徒室
半空官來為我節廩賜使有以娶月受米藍
田運費常十二官為我請于臺得寨有倉是
皆無窮之利若夫訓治兵武至不以朶肉臨
敵又義之明明者也官今去我不能借而留
之盍圖像以慰永遠之思乎皆曰然遂圖之
又告其寨南十里之灌園人曰獨不能遺我

以文題而贊之乎灌園人曰可無汝拒為其
辭曰

吾誰之歸維父母之裕兮曷日忘之時丹青之顧兮

賓卑聚贊

并序

文信侯書稱齊莊公時有賓卑聚者少好勇
以不辱自居年六十無所挫撓一夕夢壯子
叱已而唾之面惕然寤焉終夜坐不自快明
日召其友物色衣冠而索於衢將以報也立

三日不得因退自歿云呂某曰詘辱之於人甚矣哉大人才士有不能違者豈其知違之不易歟將事物之既交則勢不容違歟今橫目之民舉知慮此然慮而能違違而能必者幾何至於必而能常者又其難也哉是何壯子多而卑聚之少也余悲世之人動近于辱而辱亦自甘也求一日之莫我辱且猶不能況五六十年乎幸白晝之莫我犯且猶不能

况宵寐乎意名節之漸衰實本于此思古之
人有可以矯激而得卑聚焉作贊以揭之贊

曰

誼重於身君子或虧一毫不挫通者難之耿耿賓公白
首不由生乃可捨夢不可辱誰能接物不困于機正晝
之強暮夜之羸吾賢賓公氣節之師

銘

東齋六銘并序

某來縱陽縱陽之大夫埽齋於廳事之東以館之日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馬齋之東北有室室縱二筵橫半之某居其中偃然與文字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淫堂僭厦也室有窓窓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彎縈蕭然溲然媿巖野者某時厭坐卧則挽舊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虛曠亦自宜

也舊常多感感之積無以紓發則懼夫抑且
蔽也少紓之為窓戶池垣四銘又為書篋酒
壺銘皆以自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忍效昔
人捕影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沽腴事偽苟耀
文筆者吾又免之若斯六銘其可了然無媿
也已

牕銘

有明勿恃有隙勿啓資爾天日保爾虛室樸而櫛素而

濛不流于華不蕩于空映書映文通乎曉昏爾明可尊
闔足以晦闔足以明若樞若扁順而勿情嗚呼得汝由
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

戶銘

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能不盈有
岸斯廣胡能不竭有源斯養維風及雨或激其平爾龜
爾魚勿污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蔽勒銘池傍以輔吾

志

垣銘

表毋甚高以蔽余見質毋不厚以虧余限中亡失宜孰
踰孰窺中亡易言爾奚屬斯咨爾垣兮其安其支

書篋銘

豈無弊囊傷於束勒亦有高架塵蠹侵食猗斯篋兮方
而有容不華於外以完其中行可以携坐可以隱君子
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達蓄不在固利於頻

發不發不達伊篋之孽

酒壺銘

富而分人贈愁以喜貧而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
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賓交招世逸莞攝天真作熙
作淳資汝蒸人何千萬春

舉業囊銘

有序

余來桐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
爭治舉場事業時以率余余不得免也稍強

為之置囊壁間以積其文暇日又題囊腹為
銘以自悲其辭曰

孰干我才以亂吾學薰冗綺麗成此脆惡豈不有效腰
金曳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鬚咨爾囊兮蓄我窮歟聚吾
通乎

慶來橋銘

并序

熙寧六年富人姚靖作新橋于福山某月某
甲子橋成長老文字師與衆僧坐其上語曰

山險且深游人至非偶然天下真愛山者少
而游人必以愛山為名吾豈以其非真愛而
忽之蓋將有真愛者在其間吾并喜其至非
偶然者有來吾迎于是去吾送于是吾一以
慶待之慶者吾為山而寄喜焉者也濡爾筆
來吾且題為慶來橋衆僧唯諾聲讚遂題之
題已使來請銘文曰

有奔者流界我淨宮為橋絕之自昔言功既堅既良壞

亦無窮我謀新之上覆以屋天矯完固平鶩礪谷馬來
彭彭車度端端我將我迎則慶而安誰其謀之維宇師
建誰其資之維姚氏願匪謀匪資橋奚以善物不無壞
恃後之人銘以告之俾舊而新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七

宋 呂南公 撰

雜著

呂氏家系

開寶八年王師加金陵兵官樊若水至城下晚請於帥
以燔民廬而吾家毀焉曾祖王父君捨攘挾其二子輕
齋南遁至江州遇其故人有祿者教以宜走南豐於是
從之明年復遣次子返省金陵且謀復舊居而舍陞券

籍皆灰蕩不可理辯遂定計為南豐人有屋于縣郭之東逐土宜為生居二年曾祖王父君卒其長子是為大父大父君有二子其季先人也先人生於祥符戊申是歲大父君卒先人生纔十月家貧不能自存大母棲以襁褓挈而嫁南城人傅可忠故先人初養于傅氏長因家焉嘉祐九年正月丁巳先君卒有四子云系曰嘗語水乎水之行也作于天會于源溢而放感而悍淙而為瀑激而為瀨曲屈而為礪平漫而為川遭渚者池被灌

者渠熬漱浸漉披枯突潤名勢錯綜已多故矣而不離乎水通于此意者其知姓氏之所繼乎不然牽縈而結顯務以自光亦何異坐江海之上而繁引絮辯語人以此涓嘗瀨此涓嘗川嘗渚嘗渠渠已嘗漱漱已嘗熬又浸又流流之在吳者為如許湍其在楚者又為如許湍乎引辯如此亦幾妄矣夫呂之為家吾知其得于佐禹治水而已彼周之侯漢之王吳之將唐之相者吾豈知其必祖必宗哉吾不敢好牽結而自誣也詳夫耳目所

及事得以徵之者今有一人其嗣實三然一人安生一人天化一人浪游則是此人嗣系唯安生者可以審定而其天者則絕游者難考矣萬一著系而儻引天游則其為謬奈何成敗存亡其迭如轂況迺假養易冒兵燹饑蕩雜發於其間誰者保其如綫而不有紊絕乎蓋帝公之胄參附史錄君子猶有以窺秉筆人之荒况彼臣民之微著無常者哉嗚呼可悲也已先君之死諸孤露情然迷所誌免喪之五年始詰於南豐得其畧焉曾高

之迹毋得而述矣茂惟先君其可言之先君少孤不及
仕學為人端慤易直居游脫軟之俗克耿介無點染有
屋西村不能足食然憂憂自守非其力不以塵芥望人
接鄉鄰以忠正有尋常詩戾得先君一言輒為之沮輟
好讀農田書曰吾所宜也耕殖造葺必有法初教其第
三子學懇刻督勵不容髮聞人有書必為求借從之屈
請忘勸常召語之吾家父祖學儒汝能紹之勿墜吾望
塞矣嗟乎孰使馘集而帥亡乎初曾祖王父君之次孫

既來南豐忽被中旨趨京師到闕得官屬三司院而其
兄尚留白舍之河源月割俸以資之既又以書歸戒令
盡室北來未及行而三司卒故其系不得詳河源有五
子曰驤渭沔晏顏者是也西村四子伯歡仲旻季南公
其叔留也曾祖王父君諱大亮大父君諱戩三司諱淵
河源諱務本先君諱文寶其後系具別譜

讀孟子疏

學者之於孟子能言則以誦能問則以疑及其老也顧

有所苦焉此世所以不能無也蓋先王之道德其至雖
存乎吾心而其達必自乎吾求夫莫思則弗求莫求則
弗知莫知則弗達莫達則弗盡學者之大戒常在乎此
而此書語約而意深易見而難窮固夫未出于戒者于
苦乎何逃昔者三代之英內無傳註之害而外不應科
試然則講學不以一日置者夫豈惡佚而願勞凡欲以
明吾心而致盡焉耳士而出于三代且不得志于講學
而况出於秦漢以來哉解說之參差甲信而乙疑人莫

必明焉我其能勿以定之則夫講學者果為今世之所
賴自趙臺卿作傳其後既專行然望其遂盡而無苦果
然其未然也日者士大夫往往善得其所未至且糾其
疎繆然而必以逐趙于學亦未之能完則為今之計寧
可以俟彼之顯而緩吾之功問以辨焉所以達也閩先
生徐某老于道德之學于此書致功良深今其稅駕在
邠余偕諸君相與叩觀其說以庶幾亡深約之苦而心
得以明何善如之故嘗為諸君道此諸君倘不以余言

為否幸書之名以見復焉

讀亢倉子

治平四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鄧校理家怪其詣致不
倫不及丈莊列老遠甚其辭又最鄙陋令人懶讀常疑
有好事者詭冒為之然儒之長老不啟余疑每用不憚
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
造此又四年於汴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
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因自愜快以所疑之不安故

也益知心之可以師嗟夫在我者之有以照彼安在乎
占文按迹然後進哉世固有喜以淺托高人其功用短
長雖不能使智者兼惑亦其謬意期成慰於世耳聞羌
兒與越人鬪者越人乘象羌兒患其難攀即刻木為狻
猊首而繪之又斂其皮而蒙以前驅象猝遭而驚也為
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象也非越人而象之所為奔敗者
驚於偽而非驚於實者也彼羌兒何所能哉今夫以淺
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

論語而題以韓退之兩人之見皆濟繆以勞而通為羌
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凡士源肅濬異
世而同揆者予又焉知學士之又無似此者歟柳先生
嘗論亢倉不宜傳解而不慮為唐人詐造其辯蓋猶未
盡余方自憐不感之早故為之志以佐柳於盡焉

讀白虎通

白虎通譁惑聾聵書也非特作之者有是學其說者亦
足以致之學者不可不思也聞楚之王有喜起怪以為

奇而作異以為新者於是國中之人衣冠宮室君臣族親之數名制度皆羣然而更造之旁徵外引以快談喻他日王問焉曰孰致爾孰致爾於是俊舌者進而列焉曰是新某制是生某名是有某義云云王大悅連室而旌之魯之端士駭而往辯之曰古之制君臣主於定上下尊卑族親主於辨戚疎次序衣冠宮室主於便利乎起居服用昔言足矣今不宜復哄汝紛紛且非益也楚之君臣勃而否之曰非爾所知也不如是不足以矜識

見而新談說也魯士不自得而去白虎之作其類是耶而未聞當時有魯士嗚呼吾不意夫譁惑聾聵者日多也自西漢時學者說經已積怪蠹至是而甚焉又總括之說儒之弊蓋至於此學者不可不思也

讀字源小說

余讀曲臺經至學記篇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詛聞未足以動衆於是廢書而歎曰嗟乎先王之深意秦漢學士亦有得之者乎古者以言明道而以文正言又以書

致文也致因欲正正因欲明其事固如此然而意得道
忘則未始閉滯于言彼字以致書何執之有趨于達事
而已達則得得則忘字雖有體義不以害也六經之文
備于晚周而孟子荀卿與夫百家諸子之辭相與援引
而句字未嘗同彼蓋知夫在理而不在字也自六書之
名起論者槩之以為分張本末顧亦是矣而後儒之生
患無以成問學更從而為之辭欲廢其五而歸其一牽
合之風從是長矣蓋康成之學得於求善良者也而許

慎之學得于發慮憲者也皆不知先王之所貴不在於此林罕區區出其後其亦勇於設聞者乎嗚呼先王之深意亡矣於罕乎何誅

讀李文饒集

余與凌雲先生論立功立言先生稱有道者必能立功而立功者不必皆有道余獨論立言以為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

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見則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偉談劇論不聞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歟先生不以余說為非余讀李文饒所著書見其汲汲於論議患無以傳諸世也而文乃淺近卑粗不能揮斥其意不知當時何以自謂為可其亦雖吃而不能無訟者歟可憐哉若人也文饒未
在相府時事業已有可稱羈排蠻夷而拔過僧巫皆已
非常及其遭會昭肅奮然有刷滌寰瀛之志於是傾胸

寫心以就經綸會昌之政危全於雅矣雖天不相其終
然文饒之功既自不細而不能自免於朋黨之非及一
不幸身被竄抑則焦焦無以自安窮愁著書至於非望
誣僧孺焉甚矣文饒之不足於道也夫惟全才足德之
士言而人不得加損動而世不知違從意文饒之所以
為文饒者有未肩於此歟

題爾雅後

爾雅非三代之書也其作于秦漢之經家乎鄭康成以

為出於孔子門人者妄也三代之英其學在于持氣正
心充德性於神明以為行業彼尚不貴著書不尚傳經
而曾形名訓詁之肯為哉世俗之儒善望影以象形見
孔子云商可言詩遂以詩序為子夏所作且孔子亦言
賜可與言詩矣今獨何愛而不言商賜共作詩序乎蓋
孔子之教人學詩而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足以辨
之要將由此以究觀性命之理焉耳今夫謂爾雅為出
於孔門者非據此而言之歟嗟乎幸而論語所記此段

不明所告何人爾即令明之說者肯捨之耶甚矣說儒之喜妄也余考此書所陳訓例往往與他書不合唯對毛氏詩說則多同余故知其作于秦漢之間今世所傳五經正義者引用辨證每取此書然反時時破毀焉原作爾雅人之意正欲以定形名道訓詁焉後世之宗例是故傳合經家而陳之乃合不果定又或不通則謂之何欲助說儒而儒隨復攻之借盜糧而資賊兵爾雅亦
有是哉

題論衡後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為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克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為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為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克書為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

貴有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盧全集後

世之論交以器能名位相若且合云者斯不然也周孔
顏孟當世無二人則高身獨往沒齒無與而已乎斯不
然也明矣蓋生同世術同學跡相於志相依焉斯交而
已其才器之小大參差固不足間然非大賢莫能并容
其間以取全也庸常之人不足以論此唐三百年文儒
為盛然莫盛於元和以來韓退之其名教宗主歟而懇

懇推道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張籍孟郊侯喜歐陽
詹廬全輩遜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豈真宜坐其下哉
斯以見韓之大賢也數君皆能自致於有聞然各有終
身之蔽又當時於韓各有輕仇處不聞韓以為間益見
韓之賢也已數人中廬全跡獨不著然考之全於交中
為劣者蓋全荒縱怪傲人也全之文章今猶有在者四
十餘篇歌詩銘序雜為自其文章以觀其所存有所照
已其無足可道也顧無退之則全亦何有嗚呼交友之

難時會之難道學又難徒使吾重歎於今日也古人吾
不得與矣安得全交者而見之哉

書長江集後

島之詩約而覃明而深傑健而閒易故為不可多得韓
退之稱島為丈身大不及膽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
平澹者予考於集信然今世之人皆知賞識島詩至論
其所以為島則未必知也彼徒吟之曰西風吹渭水落
葉滿長安又曰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云云以島之

高妙在此嗟乎是不害為不知島者也安得真知島者而與之論哉此詩有許柳為序者其篇第與今衆本不同又特不多蓋余所收集本已三百八十篇云

書賦編後

十四五時隨羣兒誦今體賦日欣欣焉比十七八遂工倣之亦不多厭二十以後稍不喜尚然益知賦之態狀華萌自吾出江淮行橐齋書絕無賦集或時同輩談及往往收睫閉聽等之惡畏今年旅窮加憂同居輒讓以

理舊習謂可由以求祿仕吾貧窮甚果不免此因復借其
文以讀讀之久擷其善者得四十餘題手錄聚之資技
養云噫亦足以自笑矣北人與南人會京師相與置酒
獨設橄欖為盤具南人縱啖之甚美核幾不免而北人
初啞齒未加深顰蹙而投諸地南人默笑焉已而酒數
行他無以食者北人恠慄起從地而復引啗之顧謂南
賓天下味良于養人者宜不止此當今之時我急無以
慰喉牙爾借吾有八珍五鼎之享則今日之舉未為不

知味也嗚呼吾真類若人矣古人有言不遭者可無不為若我者非不遭者之為耶熙寧己酉上元日桐城南
牕題

王祥對

或問王祥其有道之士歟用孝悌為聞人出處視時治亂尊榮克終為晉臣冠非有道其何能此對曰祥而有道孰而無道者當東漢之微曹氏窺覩不得天位不饜此匹妻孺子所共知祥於此時避地隱居似有志義者

一日幡然起就臣位豈以為身能軒輊於時乎吾固疑
祥以孝友為尊榮資其後高貴鄉公立祥以定策封侯
司馬氏賊而殺之而祥熟視未有以如何也方枕股而
哭以為忠矣司馬氏之逆其根株與曹氏並起迹其強
悍蓋非祥所能遏顧為祥計則義不仕焉可也而祥不
去異時晉王受冊祥方與鄭冲爭一屈膝此所謂與人
巨舟而靳澆斛者也夫魏晉之事祥不得為不占始末
者苟以為義則不當哭且受拜矣苟以為不義則白首

公卿之位無救其亡區區哭拜為不為何益或言祥非不知宜去以為亟去則掇禍於姦雄之手是以全身隱忍此亦非是蓋姦雄之所禍者禍其可忌之人而已若夫材謀氣略非已之敵且不與之較則無事忌之故王莽不誅揚雄宋武不逼陶潛而近代朱全忠亦不殺司空圖也以祥之恂恂在野與在朝每無心於忼慨彼固揣摩其無能厲已矣雖去之保無禍然則祥雖以孝友取尊榮終之一無益治亂之人而已祥之哭高貴鄉公

也曰老臣無狀嗟乎祥亦自知歟是真無狀者也安得
謂有道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八

宋 呂南公 撰

雜著

書劉瑾事

劉沛公當國時進士裴煜以文藝往來門下公稱愛之
使子瑾與之游友好甚渥煜試南省奏名第一聲譽暴
振其交瑾益謹願為姻家瑾莫逆也公之薨煜在修書
局自慮可致富貴於初心頗懷去就瑾覺之而未嘗問

比瑾仕稍顯而煜老蹉跎得揚州未行而疾病手書抵瑾愬窮感以後事為託且尋昔好其辭殊哀瑾方與客飲大醉夜半乃見煜書起歎息未五鼓而詣煜煜見瑾欷歔不自勝瑾曰勿疑矣歸遣其子往拜煜即日成婚煜遂死瑾為經理其家甚備其後瑾為淮南轉運使鄭獬舟過廣陵疾作而殆使客諷告瑾願屈使君一視我死可以目瞑瑾聞之輟食而往獬曰必死念妻息無歸非公孰能撫我瑾以盡力許之獬卒瑾悉橐買田宅鄔

溪上以女妻獬子使奉母居焉瑾儒者有雄豪名於天下士論所畏而其所以存待危亡乃如此

達傭述

淮西達傭傳者逸其名氏傭不習書未嘗知仁義禮樂之說翳茨為居與物無競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或時得羨于常則盡推贏易酒肉以歸夜同婦子宴語又自知吹鐘管間輒以度曲助嬉笑其聲隱然以為常其籬後居有富翁者或夜寢不熟厭聞之一日召

傭來前語之曰吾宅室層複京窖棋峙一歲之息計簿至積案吾生可謂優餘矣而夕夕笑樂有不暇焉汝草茅之子究轉不越丈尺地日仰手眼者奈何資以爾樂也傭以實告翁曰然爾裁足致百錢遂得爾安必加得焉樂宜亦多者今吾貲汝以百千恣汝所營如月獻息而已傭然之取貲以去自是稍不聞管樂聲既而笑語亦稍貶旬月以往聲如室矣富翁初怪之未及問而傭來有感容以狀問之則曰不主多財偶學之而慮所營

失其方故甚憂已營之又苦其或亡故多勞憂勞之興始吾一已嘗之是以管不暇吹繼而家共患焉笑樂并失矣頃與婦子計以為求利於外則甚難苟得優游以終老焉人生至樂也幸彼未可知之外營而廢吾難得之內樂宜不可為然請遂歸所貲以保吾樂於是婦子相與負貲至歸訖謹呼而去東平呂某曰生非財不養然知養生而不知達生其為蔽害深矣不靈之夫厚藏廣培譬為奴者彼亦豈能紆金褐而嚙珠飯哉通之飽

暖而已矣及其墓以豐而見扣子弟以侈縱而鮮若人
傾敗遂基罪戾或陷而家破世辱矣凡以不用達故也
誠知聚不足益而害有以根於以安生而率教則何破
辱之有迺惑一身而復畀其後以鮮若人不祥莫甚焉
達生知道至矣聞古有羲黃氏之民者其人化之而千
載不作其後有列莊氏之書者其言盡之而知者不以
行孰意淮西之傭而得此也世指不知書輩為愚夫豈
果然哉余在桐鄉客有道傭者因誌之是為達傭述

平涼夫人傳

平涼淡夫人諱修小字嬋娟不知其先所自來或言其族當夏禹時已盛於林邑其支庶往往顯聞於荆揚之間曰蕩曰輅皆名載帝籍歲進其子弟待用于京師人到今稱之夫人大父叔清位宜春長其別子居餘干者曰編實生夫人夫人初生胞有紫錦紋家人異之及長翹然出其類宜春公曰吾子孫亦盛矣以今視之莫不適於用顧用有貴賤則所遇為不可知安得吾修不參

於用之賤耶異時將作梁生聞宜春語以告於翰林文
公以為宜配君子翰林公曰淡氏妬乎曰無之又曰淫
乎曰無之公曰然吾固聞若家之富清風矣當今之時
吾惡夫溫柔而無節者吾熱中蓋以生謹為我納淡氏
為吾室人亟之勿緩於是將作生請於其家議以法度
成之翰林愛焉常曰此吾股肱之任夫人不苟言笑平
居未嘗下榻人或怪其似息媯翰林曰不然是全於順
者耳上有事於南郊翰林以夫人請於朝初得封郡於

平涼世皆稱曰平涼夫人自是貴豪爭求配如夫人淡
氏之嬪遂半天下他日緇黃之屋亦竊有之翰林太息
曰嗟乎吾不早獲南郊之請險使夫人與狗配齊號且
宜春公之所憚果賤於此歟夫人侍翰林常半歲不離
次必天霽霜乃退就別室其見引抑無所喜恨時以為
難翰林宴休夫人必與俱其在風軒翰林醉且睡熟搯
夫人墮地稍傷翰林驚起援而撫之曰怨我乎夫人曰
不敢然由此不自任時時不免護惜翰林曰我於子乎

非附炎之偶今惟不幸故取困與傷使召將作生曰夫
人疾吾重勞之若為我選其姪娣之宜者以來夫人始
退閒翰林猶顧憐不忘戒家人勿或妄毀歲久乃亡無
子以火葬其後事在表文

贊曰吾於平涼見守道之福焉漢氏以前文字之傳陋
矣簡籍所寄淡氏之功最大然則修之享封顧不宜哉
初修有兄佳靚略等而剛塞過甚故將作生以配丁氏
丁氏苦家也日蒙推斧之憂馮其頂者數矣終不靳避

其頑忍蓋如此其季弟亦轉妙然以輒薄乘於時賤與
新芻不異唯平涼在枝葉中靜正豐閒作配文家虛而
不訕親而不褻榮名始終嘉愛無極嗚呼盛矣

義鷹志

盱南陸氏世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往往以之易學問售
竒訪異以為常他日遇山夫賣猴雛取而蓄之甚馴縱
其游息門內外母復羈檢歲久矣猴益老意嚮類姦然
猴牡猴也見婦女必跳梁悚抃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

培死之未施手而猴先驚畏登屋僻去以避禍彈石不
得中人力不能追凡夜寂猴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
遁無如之何會少年自虔來臂俊蒼鷹陸氏之弟往從
之郊視其搏攝無虛嚮因就與語薄告以猴害少年許
諾為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韝已發則逞逞摩空下
瞰得猴處猴猶坐不動伺鷹垂近隱舉瓦以扞身鷹不
能得也奮焉穿雲以逝漸眇默不可見於是主客不知
所為方相慰以壺饌未敢議所以謝少年也明日忽聞

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捨盃噉嚼疾趨昨日
立處仰瞻之果鷹來也方復搏翔下擊猴仍用前計以
自全鷹失攫捺揚翩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疑也遂中
其擒少年招得所臂鷹而遂擒者委猴而去蓋少年之
鷹往招之而來助者也呂南公曰羽毛之居生也縱橫
乎林莽之間而順適乎天地之內同而異異而同彼其
鷹類非一種聚而已也何少年之所養適當攫捺之不
勝而遂能招夫助已者耶夫以通晝夕之奔逝蓋不知

經涉幾千萬里之遠而幾十百之羣隊彼豈有响响之
語言沾沾之勢貌以相諷動者耶至其見助者又未必
並棲共育者也而輒相從乎所未如何之害彼曾人之
與耶今人生同州聚同鄉上之人防之以政刑而端良
博厚之士尸其教觀其平居束冠衣媚聲氣以相翕習
有謂之為無志氣行義則起不平之色亦從而恨之惟
其一旦櫻介患害則人人自苦也曰吾愛髮膚又曰吾
力不勝也埋頭縮手背嗟而斜睨以陽託於畏慎之名

此一門之內有之矣况媼族耶媼族且有此况州閭相
識耶是曾二鷹之無知奚志氣行義之各得耶嗚呼人
禽之所以異者形名而已矣就形名以索實吾豈敢知
治平之末年余初出山延陵劉縣尉扶為余道此余耿
歎焉劉君謂余盍歌之如少陵所詩鶻報虵事余辭以
未能也姑志之亦書其所歎於後矜玩好者可以戒而
不如鷹者可以慙及其戒且慙歎劉君與予皆幸矣是

夏六月志

善學說贈蔡升之

善學者行身循乎故常不善學者行身俟乎顯光俟顯
光者得亦失之循故常者失亦得之故常不害顯光而
顯光有時害故常其理然也人之生日兩其食則不羸
寒暑得其衣則不悲事父母養妻息睦其族善其鄰各
視其力與資此成世以來未之有改而天下情所同宜
者也是之謂故常食不止于飽而已至于備水陸之珍
衣不止於暖而已至于窮女手之竒炫爵祿娶右家氣

勢足以蓋州黨聲稱足以耀宗姻此成世以來未之必
得而天下之情所同好者也是之謂顯光故常有義顯
光有命義無所俟命不可意古之所學者勤于因義而
已矣非所以先于命也苟為先命而後義則是飢寒方
迫而坐湏水陸之珍女手之竒然後御耳幾何其不相
率而乾楛哉于娶于養皆然幾何其不相率而滅絕哉
人道之大原有所興矣不知此而言學吾不知其能學
矣昔余客撫州州人有語余以周先事者云先至道咸

平間進士連被鄉薦俊譽沸然先亦自負以必達或勸以娶妻治產輒怒以報之曰不晚捧桂枝出宸廷而貴人女爭于東華門上結我矣何問下里人哉久之先不復得志于科場而俊譽日消蹉跎空屋中年五十餘鰥卧以死死之日家惟病母頭白齒缺無升布勺米自活先既死而母亦卒于餓矣此非俟顯光者乎吾鄉先生王補之弱冠已議婚是時家甚貧或怪其汲汲者補之曰堂有親水菽雖菲淡要有以奉承之或論之父前父

亦曰官可無也婚時不可違其後補之起家以經術為天下宗師非循故常者乎夫先與補之其終皆命也惟其始不肯俟顯光與不肯循故常為異耳較其害不害何如哉從余游而舊者陳留蔡旼字升之其人齒壯尚未娶今乃有言曰二親皆六十矣而旼之室無婦欲娶則患貧不娶則憂失時如之何余不欲其先命而後義也作善學說遺之

貧坑說送傅公濟

世有貧坑其名甚古而其地日新相傳上皇之時曾未
有此疑其帝鴻以後稍陷而傾經延秦漢乍虛乍盈而
莫可填坑之所在非遠非近非幽非顯謂之并包而不
貯穀帛金珠謂之偏發而周匝天下皆見非廣也而無
邊非深也而無底非盡焚也而長焦熬非盡淖也而長
濡滯無封疆限禁而在者不容輕逸無王長嘯結而來
者不悟其多無舜禹之德化而土風自儉陋無戰國之
從衡而事務自勤煩人之墮其中者輒失故態昔之辯

者反啞前之勇者成怯身雖大賢而不必見尊先雖甚
貴而不必見畏蓋有一人墮焉而家隨之者矣未見家
墮而身獨免者也蓋有未墮而憂虞者矣未見已墮而
謹欣者也是故智者蘄避而愚者以為諱為人上者懲
此以勤政為人長者指此以戒禍惡之如鼠防之如虎
而墮者猶紛紛而莫勝數由今而論坑之所受可謂盛
矣而盛不害乎窮嗟乎天豈不仁乎奈何兆此以梏民
於窮也或曰人而已矣天何預焉然則何以蘄避而有

免者耶雖然已墮而終能脫去者可謂得天人之助矣
頃余適墮之初正見公濟隨其父亨甫占次於其間則
交參居游以數年嘗相悲矣而未知所以相安顧視園
坑之人莫非失意而各能以力僅濟於衣食唯儒其名
者獨艱焉則又感然而推咎曰坑之山川固不利於儒
乎坑之鬼神固不祐於儒乎今又其文章筆墨為之崇
歟俄而亨父愾兮茫然若寢寐之回然望西以奮時則
以為若人也奮而已矣今且焉往而非坑乎未幾亨甫

震其謹聲殷然若在雲表坑人驚而索之莫得見者徒
覺其音辭暢亮舒愉而已於是始知亨父脫迹此坑而
莫余告也皆曰亨甫賢哉謂之得助於天人不亦宜乎
方是之時公濟亦軒軒西首且言貧坑之毒也吾儒謂
之威極而浮屠人謂之地獄今吾父幸脫去吾家既隨
之然我將佐吾父務令去之必遠無使兩耳復聞坑之
呻吟以動吾心余於是而羨焉為之歌魏碩鼠之詩送
之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曰公濟

乎勉之為我謝亨甫吾愧無以從公游然相悲之言從是息矣

困蚓說

時雨既休物類如醒蚓之壤潛者亦覘然而騰於埴蜿涎以恣遊俄而造乎蟻聚之間蟻衆初為之辟易以驚已復欲有以嘗之乃追而緣其後頗覺其不能自救也則又馳而跨其顛轉嚼其膚蚓不勝其侵震縮而已於是蟻徒識其果無威能也相號於穴傾老小以來環而

傷之蚓困於戰跋幾死嗟乎明不足以對物才不足以
周身而恃已長以恣其所之其不困於侵侮也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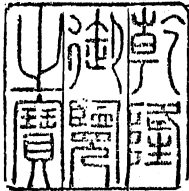
蚊蠅說

蚊之近人童子知欲撲之為其毒之足以傷人也蠅之
近人非能致毒也而以其生長之汙亦爭滅之與憎蚊
同嗚呼行身之曾不善也不在乎術之足以毒人苟為
素所由者未免於汙則亦足以害其身而已矣

忠戒

余館鄭氏書堂一年其朝夕殮饗之所陳殘賸滓沾擲狼戾鄰之虺日遊索焉舍而安之無復知故王者堂之僮逐之不為沮其家呼之不為聞也夜尚卧堂間妥妥甚安異人至則起而迎吠不待嗾遣嗟乎食之移情乃至於此彼豈以為忠適然歟余於是而有感蓋古之所謂忠者必由其道忠於非所宜忠何道之云阿衡不幸而五去五就後世翻覆儉人更援之以濟其幸視一己之利害而定其趨捨不顧社稷民人之存亡也而曰視

天而已且天安肯命人為翻覆自利者乎余以為由余
陳平之迹恕於亂世可也用盛王之法裁之則有所不
免傷人臣之有已而無君感厖事作忠戒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灌園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監生臣朱起鳳

騰錄監生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十九

宋 呂南公 撰

墓表

傅處士墓表

故處士傅君家於東巖山之陰實南城沙溪之上村傳
術聚書教子弟為邑里講學倡始才名學子相望得科
第惟傅氏人衆處士少而承訓既冠有俊譽而父病失
一目明因自惟念無兄弟奉養巨闕即棄進學業而專

治耕稼以致其旨甘如是者二十年父無後憂足不出戶庭族人謀并其同產土地者慮不見酢故羸處士父名而訟於官縣攝符下處士察父有難色乃馳詣縣請以身代病父縣憐而許之已而謀并地者辭窮猶誣污不肯置於是處士泣曰大夫言彼訟者志得人地耳誠令病父免吏議則願推吾產畀之雖行乞養親所不憾也訟者大慙無以遂其姦衆皆歎息其為人子槩如此至自有子則亦盡義教之其言曰學優而仕非成人

已乎文辭而已非所謂學也苟祿而已非所謂仕也必也德充乎已業利乎人然後可語優焉其為人父槩如此喜奕棋工為近體詩居鄉以和易為主而不誘於非義其心蓋不徒合衆而止也治平二年夢游山觀至石室間有羽衣人延之坐俄探按上青囊得白字碧簡示之其文曰四十五日而病五日而卒寤而異焉明日召其子於學山至則飭以家事且促凶備當是時處士稱孤久矣母夫人在堂聞其語而悲之而碧簡之文果驗

十一月丁卯竟卒壽四十二將終涕泗謝母以不能終養為憂且曰夫人所倚者孫耳語已端坐而瞑明年卜葬於屋東之河源卜吉遂以二月丙午窆之處士娶鄧氏女生二子其長曰權教之仕學者也其次早夭矣後處士之葬五年權及第調漳州浦縣尉秩滿移建州觀察推官待次來歸展墓內外宗姻鄰曲父老皆會於松柏下雜然誦處士之德其幼壯者諂於長老以後生弗及聞知為歎曰盍表以文刻石示來者乎衆皆曰然於

是以命呂南公曰唯子宜為之文某曰是文也當何愛
於論撰雖然以處士善慶而有子如此騰蹋翔搏高遠
坐致則追榮不晚而後書之豈不可哉亦曰賢在德不
在官焉耳夫宗姻鄰曲之志固亦得之此乎處士諱某
字世長其曾祖諱某父諱某熙寧八年秋七月取文後
三月刻之墓遂有表

講師李君墓表

灌園公曰自唐衰亡天下文鄙學謬積百許年極陋且

羞而士未知變也中間有工儷語即見推為辭伯有知
記誦經疏即被請為儒師承習髣髴如此又數十年而
後竒特之士相望出焉其變遂臻乎大若建昌之曾子
固李泰伯則肇荒一郡者也其餘號鄉先生力通辭語
以是非予奪傳注為事以不墮於路聽耳剽之浮則監
田李君亦其人也君六七歲時聞佔畢之風而悅之不
俟父兄敦飭而曉夕黽勉蓋家愈貧而志愈篤既壯則
以講勸取貲衣食其闔戶方且承顏竭力躬行孝悌衣

無定主甌無我粟而沒齒安之鄉人嘆咨以為不可亞
其於人也和而徇禮信而附義喜揚人善如恐不足少
時應舉梁京中道同袍屬疾衆皆捨而前君獨守之不
忍去君於經無所不悅而尤用意於詩易嘗著詩講義
二十卷易統論三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書成不遠千
里以獻當代聞人嗚呼蓋恥乎無得而稱者也君諱彖
字材叔上世家臨川之青泥其遷藍田見三徙矣熙寧
九年十二月乙未君卒壽六十三明年卜宅兆得吉於

大源之鄧言阮某月日克葬有三子七孫子曰平仲擇之琛而擇之能嗣業云後之人固有考評宿學以稽君者乎問其家則子孫存焉問其墓則告之以在此

處士陳君墓表

建安處士陳君諱某生於景德乙巳死於慶厯丙戌哭亡暮年卜葬瞿村之丁阮山食告後三十有三年其子某某以母夫人棺祔之始議刻石表墓以狀來請文某於處士世故也故應而不辭昔天下既休兵數十年間

民懲喪亂趣求安居樂業各盡其力得所以盡而奉養
愉逸有非禮律所同則亦遠荒之常情而聲教所未暇
者也處士當此時薄食陋衣極其苦淡不恤衆咻而以
有常自許蓋已異於浮沉之俗矣方又欽慕儒學延致
時名進士訓範其息如恐不及至以婚援結之則其存
心豈徒安樂之得哉其配葉氏能助其力行故處士壽
雖不過中而家檢繼循不違文藝子孫皆以舉人命於
鄉類能不墮家聲謹承先業處士之為人可知也已處

士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為建人世久不知其先所
自徙也處士有七子某某實舉進士五孫皆率教云

墓誌

饒寺丞墓誌

故衛尉寺丞饒君諱懷英官以子貴得之其先世家金
陵祖漢仕李氏為散騎常侍唐社既屋君挈其室南遷
初來撫州買薄田數十畝力治耕種遂有其居君天資
彊悍智勇人也畧知文字而不務仕學自任嚴整不畏

凶獷人莫敢以非意犯者嘗以公役如城南鎮鎮據四
野茶鹽諸盜驚涉之衝姦人挾禁貨舞肘而過無所顧
君使人邀責之盜怒索鬪君起與戰戰三日并夜不飲
食而鬪無倦色盜不勝棄其橐以遁嘗泛鄱江夜泊荒
浦旁有游舟若行賈者君潛察之意其賊也出揖與語
漸相近叙說不使疑即相往來以致熟亦出酒肉為謹
君晚其舟中有官器仗愈憤欲圖之一夕賊來君所復
飲以酒賊大醉仆卧席次君使分鑰閉賊船諸戶已即

叱醉者起痛詰數之因斷其頭又呼奴盡縛衆賊搜其蓄得誥敕十許道或監椹袍猶在者君殺五六人生束二人明日列於官蓋名盜購而未得者也君盡獻其獲取其購以歸撫人周僧聚輩據險山乘隙出抄掠經歲官不能捕故事賊大難制則用金字牌以招之然及其出則殺活未可知以是周僧蓄疑州守兩以牌示僧僧輒殺使者而不肯聽君告州往焉賊聞要於山口擬必殺矢向君君袒而訶之曰吾非汝較者漫贈汝以不死

耳賊臂稍縮因前攬手造其廬諭以官家威靈本無不擒之賊賊感泣拜謝為置飲宴君食之不疑賊益聽信因相率赴官不勞一人而事定其彊銳敢為盖多此類有子三人力飭其長進學為求師博收篇籍懇激不厭及其得官起聲稱榮及親時君仍康強暮年或為詩多忼慷悲嗟之氣有句云人老壯圖休劔靈中夜響又曰膽斗醉猶動氣虹晴未舒又曰太平不見英雄事忠膽長隨日月閒其大槩皆爾平居里閭歲時盃酒相追攀

與故人父老語身世事時召其子弟戒切之如已嗣或時酒中耿耿噓叱拍髀取胡桃當接拳破之神色森凜若有所負者嘗夜卧堂中有偷人入其隅君寤寐覺之起援戈追擊中其腹偷者脫走去明旦視戈稜有寸腸焉蓋戈而絕之者也呂南公曰虎豹之威其精搏噬固天性一至窮山渴陸壙垠千里無人煙不見毛類則無所洩其豪毒然猶跳踉號嘯警震草石以不忘於奮發蓋雄奇勇偉之士出而無所用則功名智力泯泯不發

時之所繫大矣自古豪傑抱負不羣而睽離落不耀
其施者不少何特寺丞哉寺丞之死在某年其壽七十
三墓在臨川南六十里凌雲山之東背岡面陽松檟盛
焉其處也熙寧元年夏五月初為之誌

李進士墓誌

熙寧四年正月乙卯黎灘李至改葬其先人前期以狀
來告曰維吾父幼而事學事之篤以至於破家年六十
猶以不得意死夫生而為善一無所遂已嘗興嘆死又

莫相吉穴以歸其棺斯嗣人之罪憂感不忘焉惟君子
幸暇誌之於是某亦楚然起悲乃不辭而為之誌誌曰
君諱某字聖源其上世為建州人危全諷在撫州時有
李蕃者實佐之蓋君家之來南城自蕃始曾大父諱某
大父諱某父諱某皆不顯君少游學弱冠補廣文生在
舉場四十年當時多推其銳且勤既而無所遇則又多
為之惜初余為兒童時猶及識君蓋康然謹厚長者也
雖今間井猶知譚君之端善曰急人之急而諱人之惡

者此吾李聖源也哉嗟乎坎壤死矣君娶鄧氏有子二人其長先君卒其次為進士今至是也至亦良令士黨稱其象君初君之死以其年草葬舍南之萬松山今葬招賢里之大窠云

墓誌銘

亡友黃公墓誌銘

南城東諸鄉其距縣百三十里者為豐義之馬村有宋熙寧四年季春某甲子鄉之儒者黃君實死即葬之其

友呂南公銘其墓亦叙其世屬名壽於銘之端其辭曰
君諱某字道原遠祖居閩七世祖彥始遷以來為鄉蓄
戶道原生數歲晚解成人論說其大父愛之處之以學
問苦討嚴搜無夙夕之殊以致其知功危力悍譬弩千
鈞政善引滿莫過其發則累扎不難貫而果過焉命之
於材其戾亟哉雖然其器資亦可尚矣是夫人之所以
宜惜且悲也道原能飲酒為清麗詩其讀書博而益求
其為文速而不蕪而三十二以死死三月以葬嗚呼徒

悲何足以待之謂一家鄉邑郡并不幸焉而惜之可也
道原妻姓陳氏無男子有二女其叔五齡伯九齡銘曰
孝悌足於家仁信足於友而年不以久嗚呼

宋故撫州臨川縣丞李君墓誌銘

丞相晏元獻公之妹適李氏曰靖安縣君生六子其次
子曰亢字伯起幼而端謹元獻竒之至和二年元獻公
薨遺表以李甥為言有詔官之為試將作監主簿南郊
放選補饒州安仁縣尉書一考丁父建康軍節度推官

憂服除司戶於泉州秩滿司法於台州書一考丁靖安
憂服除為撫州臨川縣丞書一考以疾告尋醫歸豐城
之正信鄉新城里宅至一日而卒是日為熙寧七年二
月之丁亥後二百五十日為十一月之丙申塋於廣豐
鄉三峰里之天堂其季父修睦責銘於南城呂南公曰
而余兄之孫倩也勿以辭於是論次初縣丞君在泉泉
將貪墨其所顧待視僚屬之進賄寡多一時在位皆曲
媚厚獻以取薦稱而君與州司法獨無所奉泉將怒且

恨之提點福建路刑獄使羅公拯按部至泉問狀曰是
二掾不從衆益可知其為人即并薦之未幾泉將以賊
敗連郡縣佐皆得譴而君與司法獨無害及在台讞議
詳平台將為之特論其至臨川撫缺獄官撫將以君攝
之遽有能名臺使者過撫撫將言之會建昌之南豐無
令事久不治即以君權知南豐縣居數月被疾請於臺
求還本局臺使者曰聽之則南豐復不治矣不聽久之
君益病乃聽至臨川遂告尋醫及卒建昌撫之人皆嘆

息焉諱承從曾祖也諱彥珪祖也諱修永官節推君父也君娶清江廖氏職方郎中詢之女生三男子曰傳經傳師傳正皆幼生四女子長嫁金谿吳鼎其三未許人

銘曰

君為子弟三族愛之出為參佐其上賴之五十而死其位則卑有材無命哀何已時

傅巖墓誌銘

夢弼諱巖其遠系無從詳知五世以來始居建昌之梯

雲坊曾祖宣遠咸平間與鄉貢繼又與王府貢竟不脫
布衣以終夢弼為兒時秀穎軼羣學問不勞而工弱冠
踐詞場下筆成語驚衆自是連五貢於鄉一時同輩欽
畏推避莫之敢望邑士至隣諸邦邦人必問傅巖容表
何似何爾未富貴時之處待蓋如此熙寧六年最後試
於南宮之歲也試不利得疾出南薰關三月庚戌次蔡
州困甚州將龍閣陳公遣醫官為親治且命走吏敦勸
宜力飲藥然疾滋不堪及壬子而死同里夏翱趨臨洮

已過邵店聞之為返轡主其棺殯訖至南城無村郭賢不肖皆嗟嘆失聲其父渙哭曰善固不可為也哉命壻龔翌詣蔡得其骨以歸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某所之原友人李莘請於渙曰必銘其墓遂買石取呂南公文刻之而莘自書丹夢弼壽訖三十四初娶同縣陳氏生一子天麟於是年十有三後娶金谿張氏生二子一女皆幼銘曰

刻意勵行以依循仁義非以干祿也而祿不至則世道

莫為之勸懼嗚呼如子博茂雄奇而止於斯其誰望猗
蕭蕭者原有鬱其窆曷昭其鬱維銘之驗

鄉丈人黃君墓誌銘

嗚呼世人嘗知按學文以求君子而不知君子之盛有
不由於學問者其於所求可謂與余異矣盛古之時道
化成存是故學士之所行人多稱之其所知與所言雖
有不盡猶不極謬至於後世已一變而所謂學者有非
學矣乃求君子於皮毛色響之間余之不同世人終不

敢而已矣自余能讀書愛古人端竅之論每思持以察世及其既察不能十二堪可若乃其名稱職業不在乎學問者考其心迹往往能賢又頗至多夫然後益以不同世人為最宜吾鄉丈人黃君所謂能賢者也其諱某字某其上世不治儒術止相受以治生而丈人事親睦族竭盡情誼與人忠信和順教子孫以百行不虧其處心行事率愷悌慈祥下逮伶廡亦有所不忍聞人有善欣稱如恐不及其於惡徒雖嫉之而不以掛齒牙專赴

人之急然諾信於官令里之人勃詬交爭丈人為處平之無不聽服者富屋以所藏驕衆天下之常而丈人財多於澤國之蚊乃克恭敬第一余嘗論於人為難也知者以余為允蓋其履蹈如此豈非賢士君子哉然其未始弄筆說經顧能使弄筆說經人羞愧於妄名而已熙寧五年丈人春秋五十餘七年素康強鮮疾乃七月上休忽病卧數日里之人卒驚憂既望稍危後五日復蘇是日里之人聚朝虛聞之相與謹慶俄頃又報不起於

是各涕淚罷歸是歲季冬余至自汴值此惘惘彌月為
衆傷惜既哭弔於其家明年其孤塹塹堧堧使以命來
曰卜以明年四月五日遂葬亡父取若文銘於丘某讓
不敢承曰文鄙恐不足以揚夫人盛德塹塹等又使來曰
是不宜傲俗儒馳偽也促銘之某即撰次如左方謹按
夫人前系七祖彥始自閩遷於南城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已諱名夫人娶姚氏有賢德成助於家生四男皆令
善而塹以文才薦於鄉諸孫多秀茂其後蓋未易知丈

人宅北松樹阮之坡其穴直丙其窆熙寧七年銘曰
其論不高其行不佻知足以知鬼神之卧内而不躡仁
足以濟衆庶之逼乏而不驕嗚呼此風萬世之謠

亡友曾君墓誌銘

吾友曾唐傑為人剛簡厚直無險偽細謹之行以取合
於人其視世俗之毀譽是非如衢路之涕唾然而為子
不失孝為兄不失悌為父不失嚴為友不失忠雖知患
其異己之徒嘗以憎嫌相忌者猶不能有以少之也平

居大飲歌呼若不就事至於讀書商講文藝則愈多而愈得籌策世務愈大而愈當人有所長無問識不識罔不力揚之遇有可惡雖在世戚亦必為之切齒蓋其不類世俗之儒遠矣而年盡以方壯而已此余所以嘆悼乎君子之窮也先時其父都官公罷江東常平使者得知楚州而命其幹私來鍾陵既將復命而舟次大雲倉溝疾進次蕪湖遂不起是日為熙寧七年之端午明年歸塋建昌南城之行春門外真空寺之西南以七月甲

申封土焉唐傑諱景初妻劉氏有三子曰時保京郎宣
郎二女皆幼云銘曰

慶厯生熙寧沒壬午甲寅為始卒萬千五百十五日孰
令匆匆居此室上空洪蒙難致詰有咨其賢在銘碣

欽定四庫全書

灌園集卷二十

宋 呂南公 撰

墓誌銘

故袁州李君墓誌銘

君諱冕字某處士彥珪之孫建寧軍節度推官修永之
子弱冠與弟茂元省其舅晏臨淄公於京師至數月請
歸臨淄公曰遲之比上郊天吾奏爾一官去君辭曰幸
在舉子後足以俟時茂元少失學問舅必思之於義為

允臨淄公歎息從之明年詔補茂元太廟齋郎而君就
養於家蓋數年乃調建州崇安縣主簿縣民謝叟無子
養他姓兒兒長大能相與營圖起什一販為蓄戶晚年
婢生一兒叟垂死戒曰吾家故窘今所有皆汝兄佐吾
所致汝後勿忘少分財而優汝兄可也叟死婢兒少壯
乃詣官乞還兄姓縣令欲判可君掣令肘詰婢兒曰利
貨貨至此乎汝儉人也不服更訴於州州議哄然疑之
是時莆田蔡君謨為轉運使聞議徑之崇安君迎辯曰

法緣人情今與人同苦淡致富足而終奪其食使數十口遽凍餒何以處情願公論其弊君謨曰微主簿吾幾誤任法即具奏論朝廷是之遂為續勅建於閩為劇州崇安於建為劇縣吏乘劇相要為姦無已君在持之使手不敢展臺檄君受縣倉吏無所得進曰官為察吏不敢私謀然歲結簿上州須賅吏數萬事乃訖願官恤此而已君曰簿我主之汝何預既而封簿上送州吏果駁拒且詰縣何不遣倉吏來移促之吏涕泣而往君未有

以奪也無幾何民有訟倉吏借馬不還者君喜曰是可
因以除害立呼倉吏疏之即疏曰貧無賕故買所借馬
以紓急某吏受若干某吏受若干疏本末盡備君為翻
三狀一上轉運一上提刑一上州州將怒曰膏梁兒敢
爾今破之如滅蟻耳旦日君謨檄州曰盡縛受賕吏送
崇安委主簿治獄於是郡諸司為一空吏到君痛鞠之
盡服辭上臺君謨命君括獄來決有役有流建人大震
君出市人聚語指之曰此崇安李主簿也去為舒州司

禮叅軍懷寧令上囚稱一時獲劫盜十三人君時在告
疑徒中有自首及為從宜減者以為必驟貪賞典而匿
其辭乃請覆訊果當活三人是時臨川王介甫為州通
判私於君曰果爾而令當抵罪奈何君曰活囚而陷令
非我志也聽懷寧盡易獄辭可矣介甫喜曰明且仁者
也舒大饑日開常平倉飢民競糴相軋有老嫗踣死衆
躡其屍脫面皮州聞之怒議劾倉官不能約勒君請見
曰按皮生而脫則既死必摩縮今嫗皮柔伸引覆無缺

然則嫗飢死而屍仆衆不知其見躡非躡而死之也介甫曰司理說是州怒乃息司理院月平物價君持絹直高於市平同察患之會慶朔介甫對衆詰君君曰有之今歲凶飢民為盜無數誠知市賣一絹錢七百然必高之為千二百者以計贓難滿匹可以緩窮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絹殺一人矣吾察有祿俸欲得絹則準市平取之誰敢厚求於官今何用患吾平乎介甫曰吾慮不及此去為興國軍通山縣令縣去君遠官歲賦蠶鹽遣吏

受於軍而主給之民常受虛數而吏刻其實十七人君
為請於臺得贖置倉而官自領之民乃不苦去丁父憂
終制為袁州軍事推官州將有不謹事為猾吏所持噤
不敢整而吏益橫州將召君屏左右言之泣下君曰此
易劓者數日槌其姦而竄之吏有年勞應被優獎而將
死者臨終乞以子自承州通判欲與他吏君爭曰優獎
所以待年勞吏勤知為其家而已今不幸死而子不得
承然則吏無事於勤矣彼他吏獨無年勞可俟乎於是

從君議萍鄉令不職轉運使以君易之君至縣囚數百
旬日平決之獄遂空萍鄉獄未嘗空也轉運使諷君發
前令罪以逞君輒謝以不能而為救解之曰不敏人可
恕前令得善解數月君疾病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甲
子不祿某年月日歸葬於先塋壽四十君為人愷悌端
厚內外無間言至所宜辯則亢激無避已所允蹈不以
顧慕少移也在舒時王介甫躬尚儉素僚佐皆強傲之
君獨鮮明被服如常介甫滋重之曰不驕偽以失已所

以為賢也。自君謨介甫南都蔡子直諸公皆世知名巨
人而各薦君其餘使將愛君蓋又多而臨淄兄弟未嘗
以君託大吏或問之公曰是甥有才當自顯何賴吾言
言之乃所以恩甥君之見待於公如此自為布衣時師
儒有所乏輒力濟之寒而解衣飢而分食歿齒不急至
今士大夫及識君者言至必悼惜再三君娶南城危氏
有一子曰孚為進士四女當君棄世時皆未許嫁蓋葬
後十有若干年孚用相地師說改葬君於某所之原而

南公為之序誌其畧亦銘之曰

異哉邱乎有穿斯藏而不宅乎愚萬億之年歎其賢於
此書

臨川王君墓誌銘

臨川處士王君棄世即小祥其孤擇掇持援擬以狀來
言將葬先人得吉地於郡南五十里大科山之陽占以
明年某月某甲子封維誌有石謁子文刻之余與擇等
游蓋久故不辭而為之序次初違命底亡大兵歲臨江

生人困於賦調則故徙以斬脫禍於是時閩平已久撫
建昌間無邊檄警擾故徙者依焉處士之鼻祖實始挈
家以來臨川諱某諱某諱某者次鼻祖以至處士者也
好善力田為邑良門處士諱曠字若谷為人端潔靜恭
事父兄盡力與人交以信常年饑減穀價以予民不為
財戶挽掣治藥劑赴窮疾不幸無以瘞則具棺掩之里
之人以是銜恩特敬儒生教子學必附豪傑士資遣之
惟恐後制誥王舍人辭召卧金陵天台王令棄官從之

游日講文義士子歸赴如市處士命擬往焉既而舍人
入翰林遂預大政更新學校持一道德同風俗之論學
者響集京師以數千楹在其中淬濯磋磨器業大成亟
欲歸養處士諭止之故捐館之日擬不及見處士少壯
時讀經傳諸子能汎通其意而嗜釋老說深篤其志以
徼福於親而已前卒之五旬自呼匠治棺衾家人異之
諗曰勞佚迭更何怪焉及病且殆猶盥櫛應賓戚其莊
蓋如此元豐元年十月乙卯處士實啟手足距其始生

為春秋五十二妻周氏有子五人擬嘗試禮部矣擇持
皆吉士善治生援擬尚幼女一人嫁進士陳習銘曰
尊德樂義非賢莫安事親從兄致實其難咨若人兮惇
慕弗諼畏日不足詎知盡年五子六孫唯善之勤汙汙
其術汨汨其源曷予尚之銘坎其文

亡友黃顯翁墓誌銘

顯翁姓黃諱塏余少時與同里學其父諱某余銘其墓
以為賢丈人者也顯翁幼穎俊日納千言俄遽記憶自

作篇詠靈指諷不俟聲律師教曉稍長竊出隨諸兄治
舉業山舍宗黨愛異之既冠遊閩吳庠序程課輒登上
列二十五被鄉貢罷歸愈刻激期得仕一再不合年四
十餘矣於是放懷除當世慕望朋遊為咄嗟而顯翁不
戚戚也曰士不見於情繆則又何求熙寧十年正月已
已出三十里訪故人辛未還過從祖姑留飲大醉卧子
夜撫床呼同館笑語良久起出戶便旋復就枕鼻不鳴
其僮以掌微伺之叫曰氣絕矣旦日拊歸遂成喪明年

改元元豐壬辰葬父墓面五百步所曰溪白北原其息
子充來請銘曰善先人能叙其平生捨君宜誰歸實許
之嗚呼顯翁不幸止爾孰為使之者夫士誠有才無適
而不利用顧其所極有大小良惡則亦惟其時焉耳必
當夏后商周之盛其有不盡之歎不用之恨矣乎地居
一同而長正宰師待焉其蘊每厚則其任每上夫何歎
恨之有黃氏籍南城餘百載其世溢十其宗從雜六七
百室其名穎俊初維顯翁然亦止此爾是則士生漢魏

以後雖誠有才猶與凡民無必異之勢也嗚呼顯翁孰使不幸遷固至昉史述千卷南城人列於傳兩武夫而已周迪危全諷是也名德公卿亡矣賢豪固不出下國乎遭遇無期運乎一何寥落之窮哉余不得而論之徒遺顯翁以銘其辭曰

曷不信古慮時我棄相邀脆腐曰尚德志謂子則戾有既似之謂出且協有曾莫施舒餘斯岡東近先塚哈無珠矣安此奚恐

黃士衡墓誌銘

士衡諱均南城人為鄉盛宗曾祖惠傳祖光震父質皆好善不仕士衡少篤學師友所稱為人沈毅恭愨凝然士君子器也熙寧七年客遊淮湖五月某甲子疾病卒於廣州黃陂縣之逆旅於是壽四十六其子無逸以柩歸元豐元年三月某甲子葬於某鄉某里之桃原士衡娶胡氏有四子無逸其長也通經術富辭才能使其家有聞宜在乎此次曰某某某二女嫁饒某銘曰

父母好善子未必才亦既才矣志或不諧猗咨士衡嗣
慶方來特不及仕詎已焉哉堂堂襟表委翳幽埃於穿
列銘維用告哀

傅野墓誌銘

君傅氏諱野字亨甫幼有節操屹然慕古豪傑風逮以
進士試數不中而人推其才學李覲初有鄉曲名聲君
抵以書曰名不可妄得也當共賦短長耳覲異而交焉
其後覲黜於祕閣歸君與陳次公以師長事之吁人由

此知有先生弟子君辭高古於詩最奇崛常執韓柳李
杜編語人曰必知此乃當下筆嘗客舒州與建人黃莘
余翼文酒相酬士民傳美以為未有是時之人王韶年
少學官在舒投記願交君納之別十許年韶為建昌司
理掾訪君沙溪山延置門下且薦於守使會諸生黃察
等許君高才滯淹守使以聞有旨賜君粟帛以充軍學
教授然君不習佞與俗子殊品致益顯穎無聊久之韶
受命治熙河功有緒信呼君君往依之奏為熙學教授

督役築香子城城成例賞君得試將作監主簿明年召
還朝論事殿中方已即言傅野有文章學術而老未仕
願補東南一官以便養母上可之君調明州定海縣尉
未幾熙河市易務檄浙使者責君償貸務錢絹七百貫
匹其實華陰人有與君同姓名者貸之而務官前後不
參詳謬以責君君不服浙使者上言明州去熙河萬里
移檄來往甚煩請及傅野官滿錄送理對有旨即遣不
必官滿於是時君尉定海既四年而無代者後於華陰

已得其人矣使者以朝旨不敢違君遂至熙河而無所
辨君有子久於熙河無鄉思君以為感及是日促之歸
子辭以營什一息未竟君為少留而經畧使用君攝領
糧餉迫賊界中寒氣下利卧十旬死於河州學舍元豐
五年五月戊申也七年君孫蔡襄君骨歸以某月某日
葬於某所君為人軒豁善醉不修思讎方窮悴時俗子
多所侮慢而君終身不忿憾其於孝弟尤力雖侮慢於
君者不敢掄也許抗為人言觀傅野負米奉親則吾徒

有祿為可愧君在軍學也詔去試祕閣而小人媚忌君
蒙慰薦相與造飛語謗君於守守疏君於是時君窮為
平生第一然百計不使老母愁辛身與妻兒糶官倉腐
米鬻菜粥以度日而母獨常魚肉白飯不悟其貧云其
族沙溪數百口有以事抵城邑君必飲食之久而不怠
其財之有無與兄弟無彼我雖侮慢於君者不敢不歎
息也君所為文章號通彙二十四卷鄧潤甫嘗序之君
既卒而兄子默復集後書雜益之總三十卷去通彙之

號藏於家君父諱垂範李觀銘其墓者也母鄧妻陳各
有婦德君生丁巳死壬戌首尾六十六年銘曰

力為古文章兮與衆殊途裕吾江海兮人則潢污舉國
醉兮醒者非夫千金技就兮焉屠猗嗟君兮偉儒而卒
於崎嶇文之故乎抑命歟何居吁

陳子純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南城陳徵之之嫡子約字子純天姿聰明
奇畧人也自職方始仕為州縣吏四方以至為郎領郡

未嘗恤其私一以付子純而其經理調肺委曲盡善其始年貲一其季年百千之而未艾其為無所欲則已欲無不致致無不具具無不寧蓋常視成於文酒笑謔之間而他人則僂力殘身莫之及者江嶺閩吳之人語為家子純必在所稱南城則樵漁牧豎阡谷細甿無不知誦子純姓字余為學時聆聽所熟云爾比少長從羈旅游而子純既不幸早世矣識其子姪而友之歲月攷詰子純所以為家其規畫綱條暢達剛強去四五十許年

而不紊或小易之輒失其宜竊嘗嘆息以為古之人得一國而輔之言入計行四境歛張畢在股掌之內世以謀臣命之矣然目一瞑而法度所陳能使後人毋我變者幾何人哉以子純志之所營才之所集卓越如此誠令得國而謀之其有不給乎哉夫時之所遭則有不同而謂世或無士者幪幕之論也子純之死以嘉祐七年四月乙酉其壽四十二是時職方為循州訃至職方曰吾亡二子矣安能復仕遂告老歸葬子純於可封鄉之

王家原後二十五年墓宅師訂其地為不吉於是子純
之長子京亦已死矣次子亢改卜得可封之鼓樓岡遷
而窆焉是歲乙丑元豐八年七月乙未也余固嘗推美
子純之設施惜其止於一家矣而亢友於余良厚故為
之銘曰

嗚矣謀國而莫吾用于其為家如屋斯棟我運我智我
成我才則兢則完由彼乎哉嗚呼止矣其壽維嗇其誰
知之列此幽刻

傅夫人墓誌銘

余妻之母危危母傅氏兩家皆業儒術子姪以俊秀游
友其鄉是故世有姻好維南城之危起家始拱辰實淳
化三年進士終屯田員外郎贈光祿卿傅氏始容慶厯
六年丙科以鄱陽尉謝病歸遂不出然兩家之仕者自是不
絕夫人容之娣而拱辰之第三男婦也年二十而歸歸
三十六年而孀孀二十六年而卒維光祿為人崛傑高
亢其配長安縣君丁亦以肅飭為閨門常而夫人在娣

如間見謂無違不激不委唯正之師唯是之從其及既
娶則壹素以嚴刻刻勤辛惡衣菲食以致給足治絲枲
紉縫諸兒能誦書使坐前旁持久與俱不夜分不言寐
子幼則子孫幼則孫無日不然聞人為善喜見於顏語
如其色賓客過家供具饌飲頻數不厭嫁子娶婦問其
世於禮義何如而不及貧富也有二男一女長之武嘉
祐二年禮部試不中死汴京次之邨今為惠州河源縣
主簿女適袁州軍事推官豐城李冕凡夫人之女孫外

女孫皆以予名士為愜其三男孫曰淳力行好古曰滂
早死曰涇亦試禮部矣嗟乎夫人好德樂善懇至如此
使其所以值待每若盛古之時則其志意之得可勝道
哉熙寧十年九月某日夫人卒壽八十二年十一月
某日葬於富陽里之簣原葬八年矣之邨始於銘取余
文余辭而不許則為之其文曰

處則靜女嫁而正婦曰既有子爵為嚴母假哉德矣維
具之為賢維任之攸艱而夫人舉焉弗序弗傳疇以慰

其然

丁氏墓誌銘

夫人為丁氏女十有七年而後嫁為黃氏婦二十有八年而下世熙寧十年十二月癸未小斂明年二月庚申封其生也譽者傾鄉其病也問者色憂其死也吊者聲哀丁黃俱富族而夫人不陷於侈泰之非娣姒數十百而衆無間於賢善之名謂文王不作而汝墳江汜之風不可髣髴者豈非迂儒之論哉諱文惠父也希紋夫也

淵子也陳識丁荊聶辰皆婿也禮教鄉之龍穴葬地也
淵好進士學號勤敏其從予游也久故於是來請銘為
之文曰

室家之宜兮壽考之虧兮世道之悲兮

陳處士妻葉氏墓誌銘

陳處士之夫人葉氏世居建安曾王父某父某皆故不
仕夫人為女慧為婦順為母慈以明內外稱之歸陳氏
經事三姑後姑處之每過前姑凡歲時祭祀滌器調饌

必躬親未嘗以委奴役其於族與賓如其祭其視夫之兄弟息如己出處士早世夫人遵其志教飭子孫延儒師能盡情誠鄉閭有急輒憫濟之飢給以食危援以力蓋其常夫人母春秋高所以存奉踵武相望母為人言吾女敬養我賢於男云其至行如此元豐元年夏六月某甲子夫人卒於是壽七十餘一凡生七男四女男某某舉進士女嫁張孝傑林景則張涼雷殊某月某甲子葬夫人祔處士君之塋實丁阮山銘曰

孰不有歸我圖必宜無非無儀允蹈成之雖雖夫人正
順之師載揚其芬刻以銘詩

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君喪其內游夫
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飯僧於見容堂處士拜佛
稽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喪寔於龍池
鄉東戶里之佛塔窠同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
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口未嘗揚人過

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趨恭而
已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閭以迪吉歸之而遠
近賓客日至維亡母實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
以發其身故內無奉養之闕而外有賙濟之譽雖不積
而不悔是維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以傳無窮其
許我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勒銘詩
非所敢愛也按湯氏之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為國朝諱
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知孰是其

徙家南豐距處士為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
字順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徙之初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
男子曰震桓復濟深而震深為進士各有時名二女子
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銘詩曰

相從載祀六六乎而方隆緯義淑睦乎而遽終傾兮躅
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書以誌之其履之穀
乎而

祭文

祭傅夢弼文

嗚呼辭場屢雋穎悟多才人以為祥君以為災庚子來
今春秋十四子於其間薦名相繼上求聲律子據人先
上求經術子占萬全惟子之文無往不適譬如江濤悍
浩衝擊湍瀾所到骨竦毛寒一篇時出百室願觀師勉
其徒翁祝其孺期子之肖否則憂虞謂子程轍超遙過
人青雲坐登指在朝曛命不與謀差因所擬誰令駿足

不極千里東人之子一薦罷歸白首摧頽卒換藍衣西
人之子再薦如泰等之閒常亦攝官檢嗟子視此兩不
一如五試南宮夙願徒虛淮康闕塗六出六入終以失
意客死其邑游舊莫顧宗姻弗聞一世胸襟奄忽埃塵
本欲榮親先親而沒亦曰行道位將名弗辛勤二紀刻
礪磋磨毫髮不諧非災謂何蒙莊有言外物難必嗟子
之智于何不察勢有所軋情無不馳嗟子雖才意困於
為早泰晚屯前夷後感人間共諱唯子兼得利不可究

名無足云首陽東陵同是誤身惟彼彭殤茲不在計行
情致哀愚智一揆傾觴展訣旅櫬在斯靈乎清寧其尚
知之

